永远回不去的乡土中国

民间艺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消亡,杨先让以为,自己必须亲自考察中国的民间艺术,以便获取第一手数据

《黄河十四走》
杨先让、杨阳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2018年6月

传统中国原本即有着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,尤其是黄河流域,历史悠久,人文渊薮,乃是中华民族的根系所在,更是保留了众多古老的民俗技艺,积淀了丰厚的民俗文化底蕴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,在中央美院任教的杨先让先生正式提议组建民间美术系,随后不久,他带队走进黄河流域,开始了长达四年多的黄河流域民间艺术考察。其间杨先生先后十四次走进黄河流域的八个省区,足迹遍及一百多个县、镇、乡,写下了几万字行走笔记,拍下了数千张民俗照片,收集到一百多种原汁原味的民间艺术样本……1993年,杨先生将黄河流域民间艺术考察的成果汇集成三大册,率先在台湾出版,取名曰《黄河十四走》。

杨先生对于民间艺术的关注,首先出自一种无可名状的紧迫感——最近数十年间,中国民间的社会形态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,绵延了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已成落日余晖。当下对于民间艺术的解读和研究,已然跟不上民俗的变异,跟不上商品化的冲击,跟不上民间艺术退潮的步履。“今天还活生生的传统民间艺术、民族母语文化的‘活化石’,明天很可能便会消失在‘现代化’的工商浪潮中”。正是在这种民间艺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消亡的时代背景下,杨先生以为,自己必须亲自考察中国的民间艺术,以便获取第一手数据,才能为中国古老的民间艺术留下最后的鲜活印记。杨先生的黄河流域民间艺术考察起始于1986年春节期间,他带领队员扛着录像机和摄影器材,口袋里揣着介绍信和各地联络人的地址,利用火车、汽车、轮船乃至三轮摩的等各种交通工具,风尘仆仆地奔走在黄河流域的城市和乡镇,赏古迹,逛集市,体验风土民情,走访民间艺术家,收集各类民间工艺制品,观看各种民间艺术表演……并以影像、图像和文字相结合的方式,详细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。

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既与古老的农耕文明密切相关,又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。在很大程度上,中国的民间艺术其实并没有纯粹的审美目的,却常常与日常生活或民俗上的各种实际用途相互结合起来,既不受世俗功利的约束,也很少有商品价值的考虑,而是紧紧抓住世俗大众的心理和情感需要,包含着平凡人生生命繁衍的祝福和辟邪求吉的心愿。它们本身既是实用的,又是自足的,就地取材,删繁就简——泥玩具只是以一把泥土捏成,玩够了,玩坏了,抛到地里依然长庄稼;布玩具只是以一些零碎布头制成,独出心裁,巧夺天工,决不暴殄天物。以是,一把土,一方石,一块面,一叠纸,一包碎布,几截木棍,都能够构成民间艺术品的基本材料。它们实实在在地与古往今来的平民同生共存了数千年,并始终遵循着自己的创作规律,保留着观念造型的形态,与远古时期的图腾、岩画等一脉相承,让人耳濡目染,潜移默化,默默地滋养着一个民族的精神,支撑着一个民族的元气。

在黄河流域考察期间,杨先生还记下了许多让人难忘的细节。有一年正月十五,杨先生在陕北录像采风,借宿到一户钟姓农家过夜,意外地发现了一组精彩的手绘炕围画。炕围画出自房东钟大娘之手,有趣的是,钟大娘对杨先生兴奋的样子很不以为意,她以为这些画既不能代表自己的真实水平,更不值得大惊小怪,从中能够看出民间艺术家不自觉的、无意识的原生状态。杨先生走访后来被称为民间艺术大师的库淑兰也是同样,这位家贫如洗、却又心灵手巧的剪纸艺术家,始终把剪纸当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,她只是把自己无法实现的理想寄托于剪纸之中,借以寻求一种心灵平衡——也正是因为这样,库淑兰才能不计名利地沉溺其中,乐在其中,用最美的剪纸将自己装饰起来贴在墙上,自豪地宣称:“那就是我!”由此成就一位纯粹的民间艺术家。

《黄河十四走》是一部旧书,初版于二十多年前,如今重印,往事已如前尘旧梦,世间又是一个轮回——大量的民间艺术形式已经不复存在,许多著名的民间艺术家已经人去艺绝。蓦然回首,《黄河十四走》中留下的民间艺术记录才显得尤为珍贵,它既留下了一个时代渐行渐远的背影,也将我们带回了那个曾经的乡土中国,我们在欣赏民间艺术的同时,重新体验到那种与土地亲密无间的生活。

王淼

当年明月照我行

作者有意向我们传达着南大的人文精神一直延续至今

《南大往事》
徐有富
江苏人民出版社
2018年5月

或许对很多人来说,南大文学院都是他们心里的白月光,我是这千千万万人中比较幸运的一个,我还有四年的时光可以去更加深入了解这座巨大的文学官殿。更幸运的是,在我拿到入场券之前,也就是我高考之前,我就拿到了这本徐有富教授所著的散文集《南大往事》,得以一窥南京大学人文学科,特别是中文学科的发展轨迹。这让我迈向南大文学院的脚步更加坚定,更让我坚信自己与南大文学院的缘分需要好好珍惜。

说过存史,再说情深。作者本人与南京大学文学系的缘分由1962年一直延续至今,他在书中以学术散文的形式记录了当年的那些人和事,把本已经湮没在时光里的一些声音和史实拿出来,让我们看见那个盛产大师的年代,南大中文系更是星光璀璨。这本书中有不少缅怀大师的文章,但它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字里行间并没有对江河日下,如今再难有这样大师风骨的感慨,而是有意通过对学林往事的叙述,向大家耐心阐释南大人文学科的优良传统。南京大学给了作者以及他的老师、学长温暖,孕育了他们的梦想。南京大学也因为他们的存在而更加丰富,更加迷人。作者有意向我们传达着南大的人文精神一直延续至今,百年文院正在张开臂弯,迎接每一位来到面前的人文学子,它将继续给一代又一代学子温暖,继续包容他们的梦想。

通过阅读这本《南大往事》,我也大致了解了我即将就读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发展历程。1922年秋,曲学大师吴梅先生应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之聘,南归授曲。在此后八十余年中,薪火传递,直至今日。我也曾经困惑过为什么我们大一进校后就有昆曲的相关课程,这篇《陈中凡与南京大学戏剧专业》向我娓娓道来学习昆曲的历史渊源。陈中凡先生自己能演会唱,在教学中也能做到说唱结合。正因为陈教授有切身体会,所以他在指导戏剧史研究生从事戏曲研究时,首先要求从看戏唱戏入手。

当年“传”字辈艺人率团来宁演出,而陈中凡恰好给毕业班讲宋元明清文学史中的明清戏曲部分,机不可失,于是自掏腰包买票邀集全班同学去观摩。如今南大戏文的吕效平教授也会经常赠送戏票给学生们,这又何尝不是南大文院“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”的优良传统的一种传承呢。

书中提到的毛水清教授在他的作品《晚风集》的自序里说:“记得一位哲人说过:‘你的大学在哪里度过,你的心就有一半留在那里了。’”因为我误打误撞一往无前,因为我相信付出的努力不会白费,因为南京大学对我的包容……未来四年,我将在这里度过。

希望我能从此走入戏剧文学这扇窄门,我一直都以为那个世界是很难走进去的,给我看一眼,也不会是我的。我想要,就要进场。现在我终于有机会进场了。

某法师偈语:月光虽无处不照,唯宿仰望者心中。斯人已逝,明月长在,我们这些即将走进南大校园的后辈,却依旧沐浴在他们为人文学科奠定的优良传统中,依旧生活在由这些大师留下的珍贵作品所构筑的汉语山河中,依旧在分享和渴望延展因他们的存在正变得更为广阔的中文。

但问有心人,饮受光多少?当年明月在,吾将奋力行!

裴诗语

如果人生是一顿法式晚餐

此书被渲染为当伍迪·艾伦的婉讽遭遇了昆汀·塔伦蒂的黑色

《命运晚餐》
[荷]荷曼·柯赫
湖南文艺出版社
2018年8月

我们熟识的荷兰作家,恐怕可以追溯到《狄仁杰》的原作者高罗佩。他是荷兰著名的外交家、汉学家。曾于二战期间,在驻重庆和南京的荷兰使馆工作。

《命运晚餐》的作者荷曼·柯赫,是荷兰作家、剧作家、演员,出生于一九五三年。柯赫的多重身份兼顾了他纯文字作品与舞台展示之间的必然联系。故此,此书被大肆渲染为当伍迪·艾伦的婉讽遭遇了昆汀·塔伦蒂的黑色。

谈到伍迪·艾伦,恐怕就得聊聊脱口秀。我听过一回伍迪·艾伦的音频脱口秀,浓重的额音,语速极快,让人感觉每个句子都想从他嘴里迅速逃生。艾伦的脑子一定比嘴皮子还快。如果读柯赫的书,你会发现,他的笔比你的脑子快,这一层意思还没有领会清楚,下一重精神已经脱颖而出,让人的头脑与思维应接不暇。这有点昆汀《低俗小说》的味道,镜头迅速流转,我们完全有可能忽略掉某些关键的情节。

“我们要去餐厅用餐”,故事就发生在那里,一家上流社会人物频繁光顾的法式餐厅。赛吉与保罗是罗曼家的一对兄弟。哥哥赛吉是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,呼声甚高的首相候选人;弟弟保罗是一个失业已久的历史老师,被认为有精神疾病;赛吉的妻子芭比,人如其名的娇揉造作;保罗的妻子克莱儿,平凡下隐藏着聪明过人。

这样的两家,四口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,在灯火通明之下,接着晚餐的掩饰,谈论起一桩不可告人的丑闻:两家的小孩儿,里克和米歇尔在一次派对之后,在取款机隔间里炸死了一位无家可归的流浪女子。这一事件促使双方家长不得不共同商讨如何收场,保大人,还是保孩子?这个通常决定崭新生命何去何从时的问题,作为这个故事的悬念主题,毫不为过。

很难想象柯赫是如何将悬念保持到最后一页的,这就是小说的神秘所在。讲述人生,有时可以是长长的几十年,也可以是短短的一顿饭。如果人生是一顿法式晚餐,那么开胃酒、前菜、主菜、餐后甜点、餐后酒,甚至是结账时的小费都必不可少。柯赫就是以这个顺序作为目录,将一顿饭的人生撰写得细腻、精致,命运中的幸与不幸皆在笔下,以诙谐幽默喜剧笔调来叙述悲伤的故事,我想这是小说比较出彩的地方。

小说中不仅有对政客虚伪的嘲讽,也有对普通人温情的感动。当然,还有对于犯罪行为的思考,罪恶的根源是什么?是后天的环境造成了对他人实施犯罪,还是人人都是天生的杀戮者?小说的结尾是颇受争议的,是不是以爱的名义就可以摧毁道德的底线?

显然,荷曼·柯赫既不是伍迪·艾伦,也不是昆汀·塔伦蒂,他的叙事节奏感,显而易见。《命运晚餐》,堪称柯赫笑中带泪的代表作。

肖承森